



老屋前的泡桐树

□向军

前几天,三叔来电话,说有人出高价想买老屋前那棵泡桐树。我严词拒绝!咋能卖呢?老屋前的泡桐树,早已形成文脉,长成一种精神,哪能随便砍掉?!

在村小读三年级时,贞德老师给全班同学读报,称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人员发现,全世界最大的泡桐树在毗邻酉阳县农村,树龄75年左右,树高44米,树干直径近1.4米。从此,我萌生一个念头,也要种一棵树,让它一直长、一直长,直到长成“世界第一”。从那时起,到我参军离开老家前,每年春天,我都要在房前屋后植树上百棵。房前有李子、柑橘、柚子等果树,屋后有松树、杉树、柏树、青枫、香椿等。我选的树苗,除果树外,其余都是从寨子深山老林精心挑选的,根正、苗直,树形好看。

屋前是竹篱笆菜园,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植下的果树,三四年就开花结果。屋后,土壤贫瘠,植下的树苗,成活率低,生长很慢。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上四年级的那年春天,菜园边不知不觉长出一窝白花泡桐。有三棵,又嫩又胖,惹人喜爱。在春雨的浇灌和阳光的抚育下,它们噌噌直向上蹿,不到两个月比我的个头还高。我在心头盘算,按这样的速度长下去,成为世界第一,只是时间问题。

三棵泡桐苗挨挨挤挤,总让人担心影响水分和肥力吸收。好在,母亲在菜园栽下南瓜秧和黄瓜秧后,为防止暴晒苗苗,每天早上就顺手打一些泡桐叶,一窝覆盖一张,晚上再把叶子揭开。泡桐叶宽大,一张刚好能盖住一窝瓜秧,连续四五天,瓜秧都精神地成活了,泡桐苗的空间也得到了疏解。

以后每年春季栽瓜秧,母亲都会打泡桐叶保护。事后,母亲每次浇瓜秧,总会顺手给泡桐淋上几瓢。瓜秧年年换新,像匆匆过客,来往一场不留痕迹;泡桐却不一样,越长越坚定,越来越朴拙,留给世间的,是美景和记忆。

考虑到生长空间有限,第二年春天,我在犹豫和矛盾中,忍痛割爱砍掉了中间歪斜的那棵。剩下的两棵,像两个孪生兄弟,奋力向上生长。

我上高一时,两棵泡桐已超过屋顶,约两丈多高,树干有面盆粗。那年三月,矮小的桃树和李树,在老屋前高调盛开,试图抢走春天的彩头。哪想,一向默不作声的泡桐,先在向阳的枝丫上开出稀稀拉拉的花朵,后面几天,在暖和的阳光下、在和煦的春风里,枝枝丫丫上缀满了密密匝匝的花朵。那些颜色淡紫和乳白相间的色彩,立体而有层次。泡桐花花萼为钟状或盘状,肥厚丰盈;漏斗形的花冠,上唇两裂反卷,下唇三裂伸直,像一排排悬挂的喇叭,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发动梨花、樱花等粉墨登场。见此情此景,桃花李花黯然退场……亮丽一个多月的泡桐花,这才见好收场。

就是那个暑假,我从竹林里,挖来一根又高又直的金竹。去掉枝叶,打理光滑,削除竹头根须,在竹子的第二节对穿两个孔,用铁丝横穿而过。我像猴子一样爬到泡桐树冠,把穿铁丝的竹竿倒挂起,一根爬杆就牢牢实地挂上去了。

从此,无论严寒酷暑,只要有空闲,我就会邀上小伙伴们,到泡桐树下练武爬杆。我家的泡桐,爬杆也是我制作,所以我拥有绝对主导权。喜欢练武的小伙伴,得看我的脸色行事,为能多练习几次爬杆,对我格外客气。当然,我不满足于这样的客气。为让小伙伴心悦诚服,在他们回家的脚步声叩响吊脚楼楼板时,我偷偷返回泡桐树下,咬紧牙关“加餐”。直到有一天,我能一口气爬到爬杆顶部时,大家惊讶和羡慕的表情才是我最大的满足。等小伙伴能够勉强爬到顶端时,我已能一口气在爬杆上反复几趟。小伙伴追逐着我,却永远也追不上。我习惯于这种被仰视的感觉。当然,背后的秘密,是我不断地偷偷“加餐”,比他们多付出了时间,多流了汗水。

后来,我参军入伍,能在部队脱颖而出,与在泡桐树上练习爬杆打下的身体基础息息相关。

就在我入伍的第三年,家里来信说门前的两根泡桐,有一棵被一场大风拦腰吹断,只好把它砍掉。剩下的那棵,像我家的家庭成员,兀自守在老屋前,守望着瓜果飘香,守望着老屋炊烟,守望着天空的飞鸟,守望着主人早出晚归……

一晃三十年过去,老家的房屋,在风雨洗礼中已是风烛残年。而那棵泡桐,在主人不在的日子,仍奋力向上生长。

三叔在电话里说,老屋前的那棵泡桐,已有两人合抱粗。我这才想起,陪我度过美好岁月的泡桐,在无人问津、无人守护的情况下,历经严寒酷暑,任由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洗礼,已越站越稳,越长越高。

树在,根就在。树在,念想就在。树在,故事就在,树在,精神就在。

随着时光更迭,现在,它已不属于哪一个人,哪一家人。它属于整个寨子,属于整个村庄,属于一个特定的地域,属于这个亘古而美好的世界。只要有阳光雨露,这棵泡桐,会越长越粗,越长越高。让它长着吧,也许某一天,老屋及其主人都不在了,它还会好好活着,长成世界第一。

(作者系重庆新闻传媒作协副秘书长)



一字千金

□武辉夏

我为重庆出版社画了一本漫画连环画《冬瓜王子》。由于粗心大意,封面写成了《冬瓜王子》。编辑江东没留意,便交印务公司付印了。最后,只好重新付印。江东受到了批评,成为校对粗心的典型案例,还扣了奖金。我过意不去,要补偿他,江东坚辞不收,说自己作为编辑该罚。

当年,《冬瓜王子》本来应得稿费一千多元,因推迟重印,不想印出来时,稿费标准提高了一倍,我错写了一个字,却意外多得了一倍的稿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

真乃一字千金!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



樱桃好吃树难栽

□何龙飞

记得儿时,父亲在外地做木活之余,找主人家要了五株樱桃树苗回来栽。

地点选在自留地边。父亲用锄头挖窝,垫稀泥巴,立樱桃树苗,壅土,浇水,插土,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完毕,父亲心里感到了踏实,心里默默地祈祷,愿它们成活,快快生长。

事与愿违。五株樱桃树苗成活了两株,且长势不容乐观,令父亲揪心。我和弟弟见了樱桃树苗,也跟着父亲叹息起来。

“莫悲观失望,好好管护樱桃树苗,让它们尽快长高、长粗,开花结果!”父亲的一席话,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于是,父亲带领我们为樱桃树苗浇水、施肥、除草、松土,精心呵护。

樱桃树苗也挺懂事,伴随着春风,摇曳起了叶子,仿佛在说:“你有情,我有意,放心吧,我会努力生长的!”

樱桃树苗沐浴着阳光雨露,吮吸着泥土的营养,享用着我们的关爱,渐渐长成了大树。一到春天,就开出雪白的花,一朵朵,一簇簇,一树树,美丽而壮观。淡淡的芬芳,随风飘来,惬意了我们的嗅觉,醉倒了我们的灵魂,真安逸。

繁花开罢,叶子碧绿起来,小樱桃次第探出了小脑袋,煞是可爱。我们激动不已,充满了期待。

小樱桃一天天长大了,由鹅黄变成嫩绿、草绿、淡黄、微红、鲜红。我们知道,樱桃熟了,可以摘来吃了。

摘下来的樱桃红红的,亮亮的,鲜美极了,诱惑着我们直吞口水。“么儿,还等啥!”父亲一声吆喝后,把一颗颗红樱桃送到我们嘴里。如是美味,吃起来真是香甜不已。

约莫一周,红樱桃没有了。我们有些伤感。父亲说:“只要好好爱护树子,红樱桃明年还会再有的。”

翌年春天,樱桃开花、结果,供我们美美地享用,怎一个乐字了得!年复一年,那两株樱桃树都结了不少红樱桃,越来越沧桑,也成了我们魂牵梦萦的乡愁。以至于我们外出读书、工作后,仍旧牵挂、祝福,直到又吃上鲜美的红樱桃,忆起刻骨铭心的往事,与时俱增的乡愁才得以慰藉,心底才会释然。

转眼间,又到樱桃成熟时,父亲在电话里喊我们回去摘来吃,还不忘叮嘱我们“樱桃好吃树难栽”,意在提醒我们“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幸福来之不易,好好珍惜”,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作者系重庆涪陵区作协副主席)



勇气(外一首)

□涂拥

今天在早餐店
刚坐下,对面一个小孩
突然朝我喊:“叔叔,叔叔……”
声音清脆
喊亮了这个春天的早晨
也让我有些尴尬(因为年过半百)
抱着小孩的女人解释
“我五十了,他爸六十岁”
这个年纪还敢生儿育女
我除了惊讶便是服气
对自己不敢接受
热气腾腾的香味中
一个小孩天然的呼唤
又有点脸红,幸好老板过来
“包子来了——”
当然太阳也出来了

花儿与蔬菜

戎马一生的父亲,在晚年
将大阳台拾掇成了一个小花园
用举过枪的手捧起一片缤纷,引领着
阳光和花香进入客厅、厨房以及我们笑声
直到花儿枯萎,父亲随蝴蝶远飞

留下来的母亲,在干枯的泥土上
又全部种蔬菜,换来点点春色
电话中也时时传来这样的声音
“快点来拿菠菜、葱花……
再不采摘就老了、烂掉了”

偶尔回家,每次站在阳台上
总恍惚看到父亲埋首泥土
母亲站在旁边提着花洒。年轻和苍老
花儿与蔬菜,常常令我们混淆

在母亲种下的蔬菜中
有许多都开了花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